

全新修订版

绝色 倾城

Loving You
Leaving You

飞烟 × 著

畅销300000册，华语言情经典

你知道吗？我爱他，就像爱着少年时的你。

新增独家番外
深·情·归·来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绝色 倾城

— Loving You
Leaving You —

全新修订版

飞烟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色倾城: 全新修订版 / 飞烟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4

ISBN 978-7-5502-9077-8

I. ①绝… II. ①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8735 号

绝色倾城: 全新修订版

出 品 人: 唐学雷

策 划: 中作华文

责任编辑: 喻 静

监 制: 高 路 华 婧

特约策划: 舒 妍

特约编辑: 谭 飞

封面设计: 仙境书品

内文装帧: 赵晓明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60 千字 680mm×970mm 1/16 20.25 印张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9077-8

定价: 3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43832



目 录

contents

001	楔子
006	第一章 一瓶红酒引发的悲剧
020	第二章 希望之钥
034	第三章 我们是世仇，你不会不记得
047	第四章 飞鸟和鱼的距离
070	第五章 我没有心满意足，只是无能为力
089	第六章 不会有人比我更爱你
118	第七章 纵然是禽兽，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东西
134	第八章 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148	第九章 天意如此，你别怪我
156	第十章 等你好了，我们换个活法
171	第十一章 任你望断天涯，再没有回头的可能

186	第十二章 他们知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
208	第十三章 我爱你，你才那么闪耀
217	第十四章 最了解她的人是我，你不行
227	第十五章 我不会离开，除非我死了
241	第十六章 落川，再见了
249	第十七章 就算把我的心挖出来，里面也没有你
262	第十八章 老天会还你们一个公道
271	第十九章 未晞，我没办法了
276	第二十章 等你醒了，一切都结束了
303	尾声 生存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309	番外 庄生晓梦迷蝴蝶

楔 子

我痛苦的哀啸，你听不到。

可是，你还记得吗？

那年夏天，我们一起聆听过风的声音。

你还怀念吗？

当年小小的我们，那些小小的约定。

你还相信吗？

我曾身在地狱，仰望着阳光，仰望着你……

会客室里的冷气开得太足，未晞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大约是昨晚没有睡好，又或者只是冷的关系，她的嘴唇有些泛青。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定定地看着眼前的水晶茶几，身影映在如镜面般的茶几上，里面的女孩也在看着她。那双眼睛布满了血丝，这让她想起了悬崖边的麋鹿。

因为无路可逃，困顿中唯有绝望。

大厦的落地窗外，忽然下起了大雨，豆大的雨点敲打着透明的落地窗。她转过脸，有些茫然地看着外面灰暗的天空。

这里是大厦第二十八层，这样的高，高得仿佛伸手就可以碰到灰色的乌云。天空变成了一块巨大的铅板，瞬间裂成无数的碎块，对着她直扑扑地砸过来。

天昏地暗……

未晞想，她或许永远都会记住这一天。

2009年10月25日，她刚满二十一岁，这本应是快乐的一天。

今天是她的生日，也是她与莫如非的纪念日。七年前的今天，在城郊那所破旧的孤儿院，十四岁的陆未晞，遇到了同样十四岁的莫如非。

莫如非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她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在孤儿院，于是， she就把未晞的生日当作自己的。

今天早上，附近的糕点店刚一开门，从不早起的莫如非就顶着一对熊猫眼跑去订蛋糕。

未晞则跟往常一样，坐最早那班公交车去美院上课。下课的时候，她接到系主任的通知，因为她成绩优异，学院已经决定为她申请特别奖学金。

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几乎要冲上云霄。

是啊，今天的天空是那么可爱，连泥土的味道都那么清新。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圆润美满，称心如意，让她几乎想放声高歌了。

如果没有那两通电话，如果不用跟那个男人见面，这实在是难得快乐的一天。

背包里的手机突然响了，铃声单调急促，非常刺耳。未晞感到自己的心脏也随着那铃声越跳越快。

门却在这时开了，有人走了进来。未晞怔怔地望着门口，整个人如在梦中。

手机还在叫着，在寂静的会议室听着突兀极了，来人却充耳不闻，径直走到她面前，她有些局促地站起来。

“陆小姐，我是阮先生的助理汪东阳，阮先生正在开会，会议大约三十分钟之后就会结束。他要我过来通知你，今晚你们两人的时间安排……”男人的口气完全公式化，淡漠的声音几乎没有起伏。

“时间安排？”未晞下意识重复了一遍，心想，又不是商战对垒，这种事还需要仔细筹划，小心布局？

“是，阮先生是个完美主义者，做什么都很有计划。”汪东阳颇为认真地说。

这还真有点黑色幽默。

未晞笑了笑，真不愧是金融界的天之骄子，城内最成功的资本家，想想也对，自己此刻也算是他花钱买来的商品，自然要精打细算，物尽其用。

汪东阳的时间表还没宣布完，手机在短暂的平息后又响了，他抬眼看了看她，问道：“你要不要先接一下电话？”

电话？是的，应该先接电话。

可是，未晞看着屏幕上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号码，却怎么也提不起勇气，薄背心里都是汗水，整个人都是冷的，是虚的。

“陆小姐，没事吧？”

汪东阳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发现她一直死死地盯着手机，又木讷地不肯接起来，忍不住提醒道：“陆小姐，你还是先接电话吧。我想……”他微微停顿，忽然笑了笑，“你还是在阮先生来之前，处理好所有事情。阮先生一向不喜欢浪费时间，尤其在一些琐碎上。”

他交代完就出去了，剩了未晞一个人站在这偌大的会客室，浑身发冷。

琐碎？没错，对他们这些生活在高档社区、每天出入金融大厦的社会精英来说，她就是琐碎。或许，她还应该感谢他，没有说出更难听的话让她无地自容。

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她跟如非的生活就是这样，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承受侮辱，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等待承受侮辱，再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化解侮辱造成的伤害。

反正屈辱之后，依旧是生活。

手机又响了，心里知道躲不过，未晞终于接了起来。

电话通了，话筒的另一端传来哗哗的雨声，夹杂着喇叭的鸣叫声，背景嘈杂。

“未晞……你在哪儿？”

未晞没有说话，她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该怎么跟那边的人解释眼前的一切。

“未晞，你在哪儿？”对方重复了一遍，声音焦躁。

她用力吸了一口气，最后还是决定撒谎，“那个……如非，真对不起，今年的生日你要自己过了。我有个同学过些日子要出国留学，我们今天要为他……”

“你有哪个同学能开得起布加迪，关系好到能让你放弃跟我一起过生日，而我又认识？”

未晞惊讶道：“你怎么……”

“我怎么知道？是楼下面店的阿源告诉我的。你知道，他最喜欢研究这些贵得要死的名车。下午我刚走到街口，他就跑过来说，有一辆布加迪把你接走了。他还强调，那辆是爱马仕特别版，这种款型的车全球一年才生产十四辆，有钱都未必买得到。未晞，你什么时候结交了这种腰缠万贯的朋友？真要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如非，我……”

“未晞，你从不对我说谎。现在你不说实话，我不是更担心？”

未晞沉默了，空气里只有细碎的雨声。过了一会儿，如非忽然咬牙切齿地问：“是凌落川那个浑蛋，对不对？”

未晞没有搭话，如非心里蓦然一惊，“是阮劭南？”

未晞深吸一口气，干脆回道：“是的，是他。不过你不用担心，他不过是请我吃饭，喝喝茶而已。你知道，他是城内最有风范的名流绅士，不会……”

“陆未晞，你当我是傻子！”如非急得直跺脚，“这个人找你，会只要你陪他吃饭，喝喝茶这么简单吗？”

未晞深深地呼吸，“我知道没那么简单，可我能怎么办？经理今天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阮劭南反悔了，他拒绝帮我们支付那笔赔偿金。现在公司要我们还钱，如果没钱还，他们就会走法律途径追索。如非，我根本没得选。”

如非悔不当初，“怨我，全都怨我，如果不是我让你帮我顶班，你也不会惹到这些人。”

未晞苦笑，“是我闯的祸，跟你有什么关系？今天的事跟任何人都无关，这是我的命，是我的命来找我。”

如非看着自己雨水中冷得发抖的手指，抖着嗓子说：“未晞，我们走吧，我们离开这儿，外面天大地大，总有我们……”

未晞无奈地摇头，“我们两个孤儿，能走去哪儿？再说，我妈妈的骨灰还埋在这儿，我的书还没念完，你可以离开，我怎么能一走了之？”

如非没留神，脚下一个踉跄，她跌坐在雨水四溢的街道上，手里的蛋糕被暴雨浸透，漂亮的纸盒几乎变成了纸浆。

她顾不上摔疼的脚踝，急得差点哭出来，“走也走不了，赔也赔不起，我们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

未晞深吸一口气，安慰道：“他今天约我的时候，的确对我说，他只是想跟我吃顿饭而已。我现在只能希望，他说的是真的。”

她稍稍停顿，再次开口，声音里却透着一股难言的悲伤，“如非，我不想再逃了，我已经逃了这么久，对也好，错也好，我现在只想让这一切快点结束。”

未晞说完，就挂了电话。

窗外的雨声略有息止，墙壁上的挂钟还在嘀嗒嘀嗒地走着，前路茫茫，黑暗无边，等待就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煎熬。

当厚重的大门再一次被推开的时候，却正是雨霁天晴的那一刻，阴霾退却，云雾散尽，金色的阳光宛如凌厉的闪电，直直刺疼了她的眼睛。

惊疼中她唯有转身，于是看到阮劭南，这个自己等候多时的男人，早已悄无声息地站在她身后，仿佛一场在劫难逃的宿命。

不是不害怕。

未晞不由自主地后退，再后退……直到后背贴上冰冷的落地窗，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她避无可避。

第一章

一瓶红酒引发的悲剧

车行在路上。

未晞望着车窗外的街景，斑斓的霓虹带着仓皇的姿态一闪而过。阮劭南摆弄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神色冷漠，与其他成功人士一般，忙碌且不近人情。

未晞看着他飞舞在键盘上的手指，骨节突出，可是修长有力，不可否认，这是一双善于翻云覆雨的手，比如：商海沉浮，股市风云；再比如：成千上万个家庭的身家利益，以及一个普通女孩一生的命运。

车子不知何时已经开进了城市繁华的最深处，装修奢华的精品店像谦卑的侍女静立在街道两侧。

男人收起电脑，转过脸望着身边的女孩，眼神专注。然而未晞只是望着窗外，没有交流的欲望，语言仿佛多余。

他却在这时伸出手，冰冷的手指若有若无地触碰到她的指尖，未晞吓得一缩，男人看着她，轻笑一声，“不用怕成这样，我吃不了你。”

未晞转过脸，怔怔地看着他，他却不再看她，又回到自己的公事上，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她把头贴在冰冷的车窗上，恐惧之外，涌起一股莫名的悲伤。她很想仔细回忆一下这场灾难的起因，然而留下的却是只鳞片爪的记忆。

应该记得的，她有些落寞地想，不过一个星期之前的事。

仔细想想，那真的是很平常的一天……

“未晞，六号包厢。”动作麻利的酒保阿枫将一瓶轩尼诗放在吧台上，嘱咐道，“小心点，这酒贵着呢。”

未晞将酒放在银色托盘上，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

她端着酒瓶穿过大厅，炫目的灯光，震耳的音乐，红男绿女穿梭游弋。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声色迷离，眼花缭乱。

“哎，未晞。”有人在叫她。

未晞回头一看，原来是美女DJ，COCO，穿着黑色紧身皮衣，戴着超大耳麦，站在DJ台上打着音乐，还不忘抽空对她挥挥手。

这丫头，一只手帅气地磨碟，另一只手合成半圆比画一个喝的动作，竟然两不耽误，真是厉害。

未晞明白，这是约她和如非下班后去喝一杯。

她摇摇头，手贴在脸侧。

COCO受不了似的甩甩手，意思是：下班就回家睡觉，你无不无聊？

未晞笑着耸耸肩，没办法，COCO跟如非可都是夜猫子，酒量又好得吓人。她们喝多了可以睡到下午三点也无人问津。她明儿一早可还要上课，顶着一对金鱼肿眼泡，外加宿醉欲裂的脑袋，那怎么行？

然后，未晞去送酒，COCO专心打碟。她在城里的DJ大赛中拿过冠军，一双巧手出神入化，打出的音乐更是感人至深，立刻让现场气氛燃到极点。

陆未晞托着银盘，万分小心地从舞动的人群之中穿过，发现这里每天都像过万圣节，地狱之门肆意大开，妖魔鬼怪倾巢而出，祸乱人间，生灵涂炭。

当她送完酒，拿着托盘走出来的时候，看到旁边七号包厢的门没有关紧，一首熟悉的老歌透过门缝钻进耳朵，微微沙哑的声音多少有些漫不经心。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

全城为我花光狠劲，

浮华盛世做分手布景。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

烟花会谢，

笙歌会停，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很凄凉的歌词，透着一股无可奈何的哀伤，只是不知道在城市汹涌的人潮中，有几个人能参悟得透。

走廊尽头就是演艺大厅，劲爆的英文舞曲沿着狭长的通道一路传过来，Groove Coverage的歌声带着嗡嗡的回响，充满神秘的诱惑。

未晞经过走廊，正好遇见从楼上下来的如非。

她们两个都是这里的服务生。这家名为“绝色倾城”的综合娱乐中心，融合了酒吧、KTV、游戏厅和演艺大厅，装修考究，设施齐全，因为经常邀请国外的舞团来表演，故此而得名，是城内年轻人最喜欢的游乐场，也是有钱的公子哥经常光顾的休闲胜地。

未晞只是兼职，如非却已经在这里做了几年了。

如非手脚麻利，做事勤快，经理看她人机灵，人也够漂亮，最近刚刚把她调到楼上的VIP包厢，负责接待拿贵宾卡的VIP客人，薪水更高，当然，压力也更大一些。

用如非的话说，有钱人不是各个“为富不仁”，斯文和气的不在少数，可有些人是真的难相与。

未晞看到如非脸色潮红，想起她昨天就说自己有点感冒，关心地问：“怎么了？还是难受？”

如非手扶着墙壁，有气无力地说：“可不是？还有点发热，马上要去后面拿酒，连去休息室吃药的时间都没有。”

未晞看着她难受的样子，出了个主意，“不如这样，我帮你把酒送上去，你去休息室吃药。”

如非摇头，“不行，公司有规定，服务员不能随便换岗，尤其是负责VIP包厢的，被经理发现，我这个月的奖金可就没了。”

“我送进去就出来，你吃完药就回去，几分钟的事，经理发现不了。”

如非想了想，还是摇头，“不行，我好不容易才调到楼上，要是出了纰漏，我又得调回去。”

未晞无奈，“你不吃药，头昏脑涨的，也做不好事，万一摔了东西，不是更糟？”

如非想想也是，就点头答应了。

未晞接过如非手里的单子，看了一眼，啧啧有声，“这个牌子的红酒，在外面一瓶要十几万，在咱们这儿要二十来万，有钱人……”

“可不是吗？门口还站了两个保镖，也不知道什么来头。”如非拍了拍自己的脸，想让自己精神一点，又吩咐未晞，“你可小心点，别把酒摔了，不然把咱们俩卖了都赔不起。”

未晞笑了笑，“刚才阿枫给了我一瓶轩尼诗李察，我都像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捧着，这瓶就更不敢大意了。放心吧，我送进去就出来，不会有问题。”

如非去休息室吃感冒药，未晞取了酒，小心翼翼地托着，走到如非说的三号包厢，离着挺远就看到两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像两尊门神一样守在包厢门口。

未晞只觉得新鲜，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有钱人不是没见过，可夸张成这样的，倒是头一次见到。

她推门进去，屋子里灯光有点暗，沙发上坐着几个衣着光鲜的男女，显然都喝高了，女的在唱歌，男人在聊天，有一对情侣模样的男女搂在一起，耳鬓厮磨地不知道在说什么。

那个女孩很漂亮，巴掌脸，尖下巴，短头发，有点像某个电影明星——未晞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

女孩察觉到她的注视，不怎么满意地瞧着她。

未晞不敢唐突，马上垂下眼，把酒放在桌上，正想离开，却听到有人说：“打开。”

她抬起头，顺着声音的来源看过去，说话的是女孩身边的男伴，长得也不错，那双眼睛尤其漂亮，睫毛很长，斜睨着看人的时候就更漂亮，此刻正用一种耐人寻味的目光，打量着未晞。

未晞被他看得有些不舒服，再次垂下眼，拿起开瓶器，又听到那人说：“怎么换人了？刚才不是你。”

未晞没敢搭腔，那人也没再理她，转过身跟身边的女伴说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未晞松了一口气，把酒打开，倒进醒酒器里，估算着时间，如非也快回来了，她心里忐忑，不敢多停留，拿着托盘准备离开。

就在她转身的那一刻，那人又说：“怎么跟做贼似的，还没收拾利索就走？”

未晞回头看了一眼，那人指了指烟灰缸，未晞只得又折回去。

她认真忙着手上的事，没留意到四周，拿着烟灰缸一转身，没想到跟一张俊脸对了个正着，她吓得向后一退，差点撞到茶几上。

那人一把拉住她，没心没肺地笑了一声，“你怕什么？我长得像老虎？”

屋子里立刻有人起哄，“凌少，别欺负小妹妹，看把人吓得，脸都白了。”

有人低声在笑，更多的人是一副看戏的表情。

未晞哪里见过这种阵仗，汗都冒了出来。过去只听如非说过，楼上偶尔会有客人喝醉了撒欢，拉住服务生说些不着调的醉话。

她不知道如非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处理，她只知道，自己这会儿是涨红了脸，忙不迭地想把自己的手从那人的爪子下抽回来。

没想到，那人不但不放手，反而贴过来，看着她的脸左右端详，油腔滑调地说：“让我想想，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未晞有点急了，那只抓着她的手掌心炙热，带着薄汗，她心里泛着硌硬，又不敢得罪他，只得放低声音说：“我们没见过，请你放手。”

那人却不放手，“不对啊，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未晞用求救的目光看向那人的女伴，那个漂亮姑娘却对男友的不当行为毫不在意，连瞧都不瞧这边一眼，跟旁边一位男士聊得火热。

未晞的脑子嗡嗡直响，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个状况，却受不来这份齁腻，用力一挣，那人却像故意耍她一样，突然松开手。

她用力过大，一下没找到平衡，踉跄了几步，撞到后面的茶几，只听哐啷一声，茶几上那个醒酒器在剧烈的振动中，摇晃了几下。接着，未晞眼睁睁地看着它掉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

整个VIP包厢瞬间安静。

她怔怔地看向那个人，男人得逞的眼神在暗淡的灯光下明灭闪烁，笑得像一只狡猾的狼，瞬息之间，她只觉得天昏地暗。

满地鲜红的酒水，一对对峙的男女，满屋子红男绿女，一言不发地望着未晞，仿

佛在掂量着她该如何收场。

如非走进包厢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

她吃惊地走过去，拉了拉未晞微微发抖的手，低声问她：“这是怎么了？”

那人看见如非，又望向未晞，笑了笑，“我就说嘛，你不是这个包厢的服务生，她才是。”

未晞低头看着满地的酒水，又抬头看着那个人，实在不明白，就算她不是这个包厢的服务生，可她究竟哪里惹到了他，值得他这样陷害她？

如非一见情况不对，赔着笑脸跟那人解释：“先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事离开了一会儿，让我这个同事代替一下……”

那人打断她，同样笑着说：“不用不好意思，你的同事砸了我们的酒，赔钱就行了。”

如非听完之后蒙了，不可置信地望着未晞。

未晞望着那个男人，眼眶发热，“是你拉着我的手不放，我才会撞到茶几。”

那人却似换了一个人，收起之前的嬉笑，一本正经地说：“你说我拉住你，谁看到了？”

未晞转过脸，看了看屋子里的其他人，求助的眼神扫过一圈，清一色的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却没有人愿意为她说句公道话。

看着那个人恶作剧一样的表情，未晞感到一阵窒息。

“陆小姐，请您试一试这双鞋，与您这条玫瑰红的吊带裙很配。”

女店员专业而甜美的声音，成功将未晞从记忆的深渊拉回残酷的现实。

她定了定神，看着镜子中的自己，镜中的女孩也看着她，茫然的眼神被华丽的背景淹没，她只看到了一副美丽的皮囊，看不到自己。

阮劭南随手捻息香烟，站起身，示意店员拿来一串珍珠项链。珍珠莹润洁白，圣洁美丽，与裙子的华贵相得益彰。

他亲手为她戴在脖子上，掩饰那里的纤细和空荡，看着她的眼神，如同打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然后满意地点点头，“很漂亮。”

的确漂亮，超过六位数的行头，怎能不漂亮？

他不是多情的男人，却可以挥金如土，心血来潮将她打扮一番，如同施舍给乞丐的一块硬币。

这一刻，他站在她的身后，手贴着她脖子的动脉，仿佛在试探那里血液的温度。他的手很冷，神色之间也不见亲昵。

未晞在镜子里看着他的眼睛，不由得想起另一个男人，与阮劭南的淡漠不同，那个男人有一双无情却似有情的眼睛，看着人的时候，总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凌落川，雨落川下，挺漂亮的名字，容易让人想起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但是未晞却认为，这个人简直就是对“人如其名”最大的讽刺。

当然，除了他漂亮的皮相。

未晞不知道，那算不算她跟如非最倒霉的时候。

就那天晚上，如非没说她什么，也没空说她什么，只是急得额头冒汗，她们都明白，服务生最怕遇到这样的状况，这个损失她们承担不起。

未晞呆呆地看着凌落川，从事发到现在，前后不过几分钟，她的脑子里却晃过了无数个念头。

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是否出现了偏差，是不是真的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而且得罪了他，对他做过不可饶恕的坏事，以至于他见到她，就不遗余力地想整死她。

然而，在她短暂的二十一年生命中，未晞很确定自己跟眼前这位身娇肉贵、眼神锐利、前一秒还嬉皮笑脸地套近乎、下一秒说起谎来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公子哥从未见过，仇怨更是无从谈起。

如非还想跟他求求情，这瓶酒对VIP的贵宾来说不算什么，却真真会要了他们的命。

可还没等她开口，未晞就对那个人说：“我不会赔，你是故意的，你的朋友都看到了。”

此话一出，屋子里其他人没说什么，那人的女伴却不冷不热地回道：“我们可没看到，刚才大家都在喝酒唱歌，谁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

这明明就是撒谎，就算其他人真的没留意，但这女孩一定看到了——未晞的眼眶红得更厉害，此刻却是百口莫辩。

如非在心里叹气，她没看到之前的事，可是听两个人的对话，也将这场纠纷了解了七七八八。

她理解未晞的委屈，心里却明白，此时此刻不是跟这些人评论对错的时候，如何